



安娜底婚禮

S. 丹 妮 琳 著

劉 華 慶 譯



大星社

安娜底婚禮

S. 丹妮琳 著

劉崇慶 譯

北星社

一九五一年

目次

安娜底婚禮	五
等待着天明	二
我們在天上的父	四
歸來	六
史維托夫家	八
去年夏天	二五

安娜底婚禮

高加索山麓下的春天是非常美麗的。南方的夏天的炎熱還沒有到來，大地處處爲集體農莊翠綠色的田園所遮覆着。它是潮濕的、靜靜的。連綿不斷的波浪似的山崖，接聯着後面的爲各種顏色花朵的衣飾所裝扮着的愛爾布盧斯山。當微風撫弄着它們時，一種顫動幾乎是傳遍了整個山坡了。

安娜對大自然雖然常常是那樣的敏感，而在這個特別晶瑩的早晨，可是還沒有覺醒到它的可愛。她爬上這個爲深厚的草氈所遮蓋着的小山，觀察着伸展在她面前的這塊寶藏。她爲了要在自

己這小塊土地上培植出一種雜糧的新穀，是已經怎樣艱辛的工作了啊！這就是這女孩子夢想創造收穫的新記錄，並想和集體農莊的鄰人們共享這新的雜糧。現在，這個田地裏的景象使得她的情緒低落了，因為它的綠葉已被大的黑斑弄得十分難看，這個農作物的病害是已經毀壞了這塊最肥沃的土地了。她該怎麼辦呢？這個女孩子採取了一個大胆的決定：她將要從另外一塊地上把那些在除草中無論如何要拔去的穀苗移種到這裏來。可以這末搞嗎？

一陣腳步聲使得這女孩子轉過身來。一個陌生人拿着一隻空桶，穿着拖拉機駕駛員的藍色的工作服走上山來。他的機器停止在山麓下的田地裏，看起來好像一隻黑色的大甲虫。安娜驚訝了：既然那裏到水井有一條近路，為什麼這個人要到這兒來弄水哪？

「哈囉。」一種愉快的聲音傳過來。

「哈囉。」安娜回答着。

這個拖拉機駕駛員有着一雙藍色的眼珠和高大的健康的身材，稠密的深褐色的頭髮——頂端已爲日光所晒白——垂落在他的額前，他不斷地甩着他的頭，使得露出他的眼睛。

「你可以告訴我水井在哪兒麼？我好像是迷了路啦。」

「那很明顯，」安娜笑了。「你是新到這裏來的麼？」

「第一天上工，真熱，是不是？拖拉機也喘氣了。」青年人講，用手扭着他的工作服的衣領。

「叫我們熟識一下吧，」他出其不意地加上了一句。「我的名字是華西里·沙萊科。」

「我的是季娜。」安娜講，於是轉過身來就走。「這些女孩子們叫我，我必須回去工作。」於是她飛快地跑下山去，連他的

長髮辮也飄擺在半空中。

華西里用眼睛死盯住這女孩子，以後又轉向那豎立在地邊的招牌，他大聲的念道：「安娜·芭拉芭什娜組，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下午種，計劃每公頃（十六畝多）收穫一噸半。小組建議收三噸。」

屬於芭拉芭什娜田園工作組底九個女孩子，已經注意她們組長和拖拉機駕駛員這次的會晤，現在大家都對安娜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是誰呀，他想幹什麼？

「一個傻瓜伙，到小山上去找水。」安娜笑着說。

第二天，華西里在緊挨着芭拉芭什娜這塊田地上的地方駕駛着拖拉機，看到這些女孩子們在他們的莊稼地裏工作着。其中有些人把那些桿子弱的小苗從那些茁壯而稠密的地方挑出來移植在

那長了病的地方，並且細心地栽種它。有的人擣水，另外一些人施肥。華西里羨慕着這組女孩子們的迅速而有韻律地動作，並帶着一種喜悅的心情望着她們的組長——她正在以一種迅速而敏捷的動作施肥。

「你呆在哪兒幹嘛呀？」一個肥胖的有着紅額的叫作瑪茹斯的女孩子喊：「來，幫我們一下。」

「可以，」華西里很快的回答。「現在是我吃中飯的時間哪。」

「好吧！」安娜講，並把臉轉過去。「猜着你也要耕這塊地方的。」

「就照你講的吧……。」

幾分鐘以後，這些女孩子們跟着這開動的拖拉機後面，在這

已經翻過的田地上施肥。

「那兒是很容易的，」安娜關切地說。「注意這些壟。」

華西里已被認為是一個愉快的滿富友情的青年，並都喜歡和他談話了。一種親密的友情在他和安娜和她的組員中間萌生了。他們分享着他們工作成功的愉快，討論着她們的困難。但當華西里和安娜單獨留下時，他們就感到忸忸不安，談話也停止了。

安娜常常是首先發言打破這沉寂的。她談論集體農莊的前途，談論他們自己正在建立的新生活。

「生活，」華西里沉思地講着，「首先必須有愛情……。」

「愛情麼？」安娜溫柔的問。

一些優美而重要的事情滲入了這些年青人們底關係中。現在安娜是以最大的熱心而工作着。在集體農莊中從來沒有一個競賽

者像她那樣好。

安娜底這塊田地的收穫被認為最高的。這個組從每公頃中收到三・一噸冬麥，三・二噸穀物，而那塊實驗田則每公頃收到六噸。由於她的勞動，安娜・芭拉芭什娜得到十六噸穀物，大量的向日葵子，馬鈴薯和其它的收穫物，以及一萬個盧布。華西里・沙萊科也同樣得到很多東西。

在莊稼收割以後，這對青年人的會晤是更勤了。雙方都拜訪對方的父母，最後華西里向安娜求婚；但無論怎樣，她還是避開不談的。

『華斯亞——（華西里的愛稱，譯者註）——叫我們等到來春吧。』這女孩子講。

一天，安娜被邀請立刻到地方蘇維埃去。這裏的慶祝會是在

等待她；她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消息傳遍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底公告莊嚴地大聲的唸給她聽。它把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贈給斯達夫羅波爾區的進步的農藝工作者，而她的名字就和集體農莊主席密海爾·阿爾特姚莫夫，小組長艾爾皮達·葛尤爾畢科娃，拖拉機突擊隊長喬治·尤林一道在裏面。

第二年春天來的時候，有一天一輛精緻的四輪車向尼古塔·巴拉巴辛底房子駛來。這裏面坐着幾個青年和一個中年的哥薩克人——一條刺繡着許多雄雞的白紗橫垂過他的肩頭。

「媒人來啦！媒人來啦！」孩子們喊着，他們是突然地都被驚起來了。

安娜感到一種興奮，退回她的房間。從門縫裏她聽到媒人同她的父親講話。不久，她的媽媽叫她進去。

「喂，我的小女兒，」她講，「華西里向你求婚。他是一個正直的不好依賴人的青年。你怎樣？」

「我樂意，媽媽。」安娜簡單的回答。

不久舉行了俄羅斯底結婚儀式。首先新娘宴請她的女友們。安娜坐在她的朋友們中間唱一個古老的歌子，向她的少女時代告別。她的媽媽也以一個充滿了愛與渴念的歌曲回答她的女兒，安娜擁抱着她的雙親，給他們唱她的感恩歌。

年青的哥薩克人也參加這個宴會來了，直到天快破曉，巴拉底房子裏還在唱歌，並奏着手風琴。

接着這個宴會而來的是另一個宴會；新郎和他的朋友們拜見新娘。按照習慣華西里和他的一個朋友先到巴拉底辛的鄰人家，從這兒送一個信給新娘，要求允許他拜見她。

新郎把他和他父母的幾盒子珍肴美味帶給新娘；同時他的朋友也按照習慣給這些女孩子們送來一些糖果；女孩子們也給新郎新娘帶來了兩杯麥酒。安娜要所有的人都喝一點。玻璃杯叮噠的響着，手風琴也鳴奏起來。新娘的妹妹要習慣地開始唸結婚時用的哀歌，可是安娜制止她了。「不要這樣，親愛的！我很快樂呀。」她講。

舉行婚禮這天的前夜，媒人和朋友們到這兒搞嫁娶來了。衣櫥、鏡子、羽毛床、枕頭和新娘的其他的東西都裝上車了；可是當要裝載食糧和其他的農產品時——這些都是因為安娜勞動而得到的——華西里提議把這些都留給安娜的父母。「我掙的已足夠我們兩人用了。」他說。安娜同意這件事。

同時在新郎的房子裏準備着結婚的宴會也搞得很忙碌。在這

裏請了一百多個客人。在三個相鄰房間裏的火爐也都用來煎炒烹炸。

晌午的時候，新郎穿戴着新的有着白色扣眼的禮服，動身接新娘。安娜也穿着她的婚服（是很優美地適合她的婀娜多姿的身材的一種閃光的絲織品）在等候他。一條柔軟透明的有着縐褶的頭紗垂落着。她的面龐因帶着矜靜的喜悅而顯得光容煥發。

結婚的行列沿着村莊的大街慢慢行進着，到了一座大房子前停下了；這裏是本地的婚姻登記所。在這裏華西里和安娜登記他們的婚姻。

在這同時，老哥薩克、依凡·沙萊科在新郎的房子裏招待參加婚禮的客人。這些人包括本地所有的有名人物：集體農莊底鄰居們，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芭拉芭什娜耕

種組的女孩子們，和這對年青夫婦的親屬。

放在這兩間大房子裏的巨大的餐桌被食品重壓吱吱作響。在這裏可以看到所有哥薩克人喜歡的各種珍肴美味：家作的臘腸、烤小猪、煎鵝、烤豬頭蹄羹、白木耳、肉、魚、水果饅頭。很多瓶啤酒、家釀酒，芳香而強烈的飲料完成了這結婚宴會的菜單。象徵地用帶子綑在一起，並用紅玫瑰花覆蓋着的兩瓶酒爲新夫婦放置在桌頭的。

婚車來到了，客人們冲攆地跑到街上，以一種雷鳴一樣歡呼歡迎這新婚的人，父母親在他們的面前也跳舞起來。

「願你們一輩子旺旺實實的！」「叫你們家裏永遠永遠不缺少蜜和麵包！」

這對青年人被簇擁到房子裏面了，司儀人，社會主義勞動英